

## 早闻狄声

## 消失的贾玲

因为新电影《热辣滚烫》，贾玲在一年内瘦了100斤。在写给网友的信里，她说消失的这一年多时间里，她太累了，开机5次，成功减重，还瘦成了“拳击手的样子”。无数网友惊叹她的蜕变，我却记住了这样一段描述：杀青那天晚上，她晒着月光，坐在床边吃着膀子吃了30块巧克力威化，“像一个疲惫的勇士拿着自己的战利品”。

为角色增肥，为角色消瘦，在演员行业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有克里斯蒂安·贝尔这样的案例在，江湖代代都有新的“狠人”。但当这个奋力一搏的人是贾玲，多少还是让人唏嘘，盼她成功。毕竟，在过去的很多场合，贾玲都聊到过与体重的“宿命恩仇”——

年轻时她很瘦，2010年第一次上春晚，她白衬衫配暗红马甲，匀称健康。但正如大部分人知道的那样，喜剧的世界，清秀不是通行证。于是，师父冯巩建议她增肥。胖了足足40斤后，她开始往女丑的方向发展，做夸张的模仿秀，在综艺节目主打喜庆。这些年

的很多表演中，她毫不克制地狼吞虎咽，没有偶像包袱地和帅哥演“感情戏”。除了充分展示“胖子”的特点，许多作品还要迎合陈旧的刻板观念，诠释大龄必须恨嫁，“女汉子”难免出丑。

如果说那些年的胖是一种保护色，那么等到真正大红大紫了，这似乎又成了贾玲抛不开的负累：越是走上坡路，越是压力大；越是压力大，越是借助吃来解压。这种状态，是反复减肥又反复经历失败的人容易共鸣的，好像不管怎么努力，常常还是会被打回原形。即便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，依然还是有太多身不由己。

所幸，贾玲好像一直是那个不服输的人。在最红火时愿意选择为一部电影消失，她的魄力与勇气有目共睹。而瘦100斤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也再一次证明，这个一直被盛赞情商高、擅长自嘲的女演员，其实是个狠人。明明瘦了100斤就是对电影最好的宣传，但因为舍不得，怕打扰了电影

带来的惊喜，她就能继续“隐身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她应该是真的懂得，减重是多少人心中难以跨越的魔障。所以，她不愿意被误解为拍了一部关于减肥的电影——她要做的，一定不是那种充满了刻板印象，告诉人们“瘦了就会幸福”的电影，而是试图告诉人们，如何找到自我、学会爱自己的电影。

贾玲公开瘦了100斤的那一天，互联网上的讨论是如此雷同：有女孩说被贾玲“卷到了”，也有机构快速解读这样的极限减重会不会快速反弹……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，惯性思维，仍在继续。但没关系，我期待一切套路的声量，都会成为贾玲和她的新电影的助力，然后等我们见真章时再来讨论，生活会如何善待有梦想、敢坚持的人。

常原秋

媒体人

## 花言峭语

## 仙境和人间之间

看财经报道的时候，经常会有疑问，这些报道里只有资本运作，各种重组、合并、借壳，仿佛整个市场就是一个仙境，企业就是凭着一口仙气来来往往，那么，在这口仙气下面，一个企业真正的实体是什么样的？那些实体里的人有着怎样的生活，他们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，有怎样的命运？财经报道不会呈现这些，一般的职场影视剧也不会告诉你这些，它们只有仙境和仙气，直到我们看到了《年会不能停》。

《年会不能停》由董润年和应萝佳编剧，董润年导演，大鹏、白客、庄达菲主演。上映15天，票房6.42亿。考虑到它的题材，再考虑到它的宣传规模，以及元旦前后这个档期的不上不下，以及今年以来电影市场忽冷忽热的极端生态，这个票房就非常惊人了。更何况，它其实是用职场这个看起来时髦的题材，装入了一个古老的戏剧模式，并且承载了一些古老的情义和观念。这些观念，和日益仙境化的市场，仙气弥漫的职场故事，其实是背道而驰的。有点担心年轻观众会不领情，但没想到他们完全接得住，并且瞬间就能领会其中玄妙。这和编导大量的采访和前期工作分不开（“正面连接”有一篇对导演董润年的长篇采访，非常精彩），也和当下的生态分不开。必须是烈火烹油的时代潮流稍稍退却之后，人们才愿意面对现实。

故事并不复杂，某集团公司的上层受了贿，要把下属一间工厂的科长调到集团总部工作，阴差阳错间，却把钳工胡建林调进了

集团，HR明知有错，一旦纠错就牵连甚多，只好任由胡建林到了总部。胡建林像是大象进了瓷器店一样，闯入总部，依照他的理解和他的工作方式，在写字楼横冲直撞，却意外地帮助集团高层解决了很多问题，连续升职加薪。行贿的科长发现自己花的钱打了水漂，潜入集团总部，打算找到受贿者，拿回自己的职位。与此同时，集团即将斥资6000万，举办盛大年会，胡建林为了揭露集团内部的歪风邪气，置自己的前途不顾，排了一个节目，要把所有的问题亮出来。

这种冒名顶替、阴差阳错的故事模式，在我们这代人看来尤其亲切，果戈里的《钦差大臣》或者相声《连升三级》，乃至周星驰的一些喜剧，讲述的都是类似的故事。一个小人物，因为奇妙的机遇进入另一个世界，在复杂的环境中，在一系列阴差阳错中，懵懵懂懂升级打怪，最终让真相大白，也让所有人各得其所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整个社会的弊端显露无疑，体系的僵死板昭然若揭，人人都欲望无穷、无情无义，但人人也都身不由己，明知是错也要硬着头皮挺下去。反而是那个闯入者，因其纯真、善良，以及对人世间的一点朴素的感情，对身边人的一点情义，最终获得理解，甚至成为一盏灯，一面旗帜，并且把所有善良纯真有情义的人，集中在了一起。

《年会不能停》把这个闯入者的故事，放到了当下的职场，并且让闯入者胡建林，成为连接现代商业集团公司和作为基地的制造厂之间的线索。通过胡建林，我们看到了商业公

司的日常场景和运作体系，也看到了老旧厂房里，工人们一个螺丝一个钉地制造着产品的场景，既看到了仙境，也看到了仙境之下的人间，既呼吸到了氤氲的仙气，也明晰了仙气的构成。当然，现代制造业的精致和完备程度，远远超过电影中所呈现的，但编导们之所以选择了一个老旧厂房作为拍摄地点，其实意在扩大仙境和人间的落差，也通过这种落差，来析出仙境的成分，和仙境的荒谬之处。

胡建林在仙境和人间的游走，以及他在集团总部获得的成功，其实也在呈现编导们的价值观，我们以为整个世界已经仙侠、金融化、网络化、赛博朋克化，但真正驱动整个世界的，其实还是人间的食粮，人间的汗水，一个螺丝一个钉，否认这个现实，其实就是拔起头发离开地球，也是一种自我异化，剥离现实的基底，就等于自我毁灭。而在这两个世界里，真正能让玉宇澄清、万事万物回归本源的，还是那些最基本的东西：尊重事物的规律，维护善恶的分界，以及一点善良，一点真诚，一些不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、自我吞吃、化为乌有的努力。

这大概是《年会不能停》赢得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喜爱的前提，它不是单纯的议题电影，也不是短视频式的世相陈列，而是有价值观打底的寓言故事。这种寓言，在过去有效，在此刻依然有效。

韩松落

作家

## 情人看剑

## 比年会更悲伤的故事

没想到电影《年会不能停》一开场就是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迎面袭来，歌声高亢清澈，一秒入魂。刚刚还在电视剧《繁花》里唱过，为汪小姐的创业之路吹响号角，现在又来做打工人代言。这样的歌真有安神定魂、疗愈励志等多重功效，当下的观众实在需要。

许知远和刘擎去年出了一套书，题目叫“躺平和内卷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”，这种可能性也许是自我成长，也许是其他。不过，在《年会不能停》里，还有另一种可能：揪出内鬼。故事这样处理，对于创作者来说可能也是无奈之举，或者说，对于打工人今时今日身处的各样困境，电影只能展示症状，但无力提供药方，于是矛盾焦点转向了在企业内部“打小人”。

为什么都说《年会不能停》紧扣了时代脉搏，是因为主流观众大都是影片里的打工人，所谓同呼吸共命运，也不过如此。主人公大鹏因为一个“操作失误”被提升到集团重要岗位，目力所及，“大厂”里的企业文化与

职场生态暴露无遗，结论是，草台班子子大多不堪审视。

打工人看得很解恨，因为讲的都是他们的辛酸苦辣，具体细节不用赘述，加上现实中各种新闻一再印证电影故事绝非凭空臆想：日前一则“嚣张女高管违法开除员工”视频在社交媒体热议，某公司老板质问“人为什么一定要周六休息”的朋友圈截图广为流传，都属于是火上浇油，见者心寒。环球同此凉热，刚看一篇文章提及一份有超过1万国外程序员参与的职业调查，数据显示有90%的人认为现在找工作变得更难了：21世纪以来，软件工程一直被视为美国就业市场最为稳定体面的工作之一，谁知随着行业整体衰退和人工智能迅猛袭来，安全岛不再安全。时代情绪，才能引发共鸣。

一颗螺丝钉的错位，导致整套运行系统发生紊乱。大鹏在片中的这类奇遇，也让很多人想起果戈里名作《钦差大臣》与刘宝瑞的相声《连升三级》，类似桥段长演不衰，其中还包括谭咏麟主演的一部电影《假如我是

真的》。但视其为当代版《背靠背，脸对脸》，还是过誉了。最近重温这部黄建新导演三十年前的电影，盘根错节的官场人事，如同一场悲凉之雾把所有人裹挟，这就是导演所说的“集体无意识”，已经不是黑色幽默了，而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。还以为这是陈年旧事，可影片背景音乐里却有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赵雅芝与叶童刚刚还以不老美颜出席“白蛇传30年演唱会”，可见多少事多少人的时间度量衡，说不一样，其实也一样。

欧阳奋强老师饰演的董事长最后说一定会给全体员工一个交代，其实大家也知道，像他这样慈眉善目的人是带不好企业的，就像翩翩浊世佳公子贾宝玉永远不可能成为荣国府当家主事那个人。《年会不能停》能为打工人同掬一把泪，给人一点慰藉，已属难能可贵了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## 钱眼识人

## 繁花与红楼梦

拍了四年的《繁花》终于收官，并且在豆瓣八分档上稳中略升。我自己在看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这部剧与《红楼梦》有不少精神内核相似的地方，就忍不住朝着这个思路解读起来。剧中首先的确出现过“红楼梗”。刚从东京回来的玲子和阿宝在家吃螃蟹宴，窗外飘来越剧《红楼梦》选段。玲子还吐槽说不喜欢林妹妹，抢男人又抢不过，自己就不是这样，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喜欢自己。嘴硬，玲子最会了，林妹妹也是这样的。

《繁花》与古典名著顶流在一件小事上达成高度的默契，那就是通过食物来比喻人和人物关系。宝总去黄河路不是吃饭，是谈生意，他真要吃饭是要回夜东京吃泡饭。在第三集中，玲子吐槽说他一口饭一口茶都很讲究，配的小菜食材都不是随便在淮海路买来的。糟鱼要吃七宝的，鸡爪要吃川沙的，还要朱家角的酱菜，崇明糕点。这个排比句的架势，像不像大观园里王熙凤给刘姥姥介绍“茄鲞”，真贵族专在不起眼的食材上较劲、起范儿。夜东京的泡饭是有人间烟火气的，泡饭这种食材，虽然靠精选的食材提升口感，但本质还是拿不到宴会里的碳水家常。至真圆的李李来拜访，就拒绝吃泡饭，说明她与市井不能相混。

宝总跟不同的女人吃饭是有区别的。跟玲子，主要是满堂红泡饭。跟汪小姐吃的都是市井小吃，主要是排骨年糕，但两种食材粘得再紧也是分开吃的，排骨是排骨，年糕是年糕，就像两个人再亲密也不能活成一个人。而吃火锅呢，宝总只要跟两个人吃，一个是雪芝（蓓蒂），另外一个就是李李。吃火锅时，热气腾腾，给人增加神秘色彩，只有亲密的人才可以吃火锅，因为沾过口水的筷子会在一个锅里寻找食材。李李本人，是鲑鱼，好斗爱吃肉（钱、利益等），她一来黄河路就激发了其他老板娘（三文鱼）的斗志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中有很多主副、对应关系。先说主副，李李与潘经理、敏敏能共事，就像大观园金钗与她的贴身丫鬟，在某些精神气质上都是很像的，潘经理的沉稳、敏敏的豪爽，李李是集大成者；卢美林与小江西虽为情敌，但这一对上下级却都不择手段、剑走偏锋的胆子，以及痴情看走眼的内伤。再说对应关系，跳海自尽的A先生，开的车与宝总送给汪小姐的“分手礼”，是同品牌的豪车。A先生与宝总，即甄宝玉与贾宝玉之间的镜像关系，无非是情与利的配比问题。

爷叔有些像贾母，他的深藏不露藏得可不是一点半点，比如他有神秘的通讯录，能联系到随港商洽谈的贴身私家大厨、港商的女儿对他毕恭毕敬；再比如他只需要叠一张纸送给李李，就能让李李在黄河路保卫战中斩获全胜。大厦将倾时，贾母睁开平日自嘲的老花昏眼，把后辈的退路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严丝合缝的对应当然不可能，我想王家卫在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，连《繁花》原著小说都没有搬用多少，所以更加不可能去致敬《红楼梦》。这些作品令人惊喜、慨叹的相似，本质上是文化基因存活的证据，我们本能地接纳了个体的渺小与无力，但也深信它的生存智慧。只要活着，人们是有机会与时间合谋，将短暂的邂逅偷渡成绵长、美好的情感记忆，并且一定能找到办法让它种子一样被珍藏，等待逢缘花复开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  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